



關東文庫

1003

放浪記

日本文學

林美英子

關東出版社





關東出版社兩大供獻

關	東	文	庫
---	---	---	---

故事新編 魯迅

往事 冰心

放浪記 林芙美子

科學小品 余明編

東洋哲學綱要

以下續刊

讀	書	叢	刊
---	---	---	---

哲學入門

哲學新講 (售盡)

哲學夜話 (售盡)

中國文藝史略

文藝論集 (售盡)

文藝十二講

人類協同史 (新刊)

目次

放浪記以前(作者的自傳).....	二
淫賣婦與飯店.....	四
取消了目標.....	三
紅的拖鞋.....	一三
女流氓.....	一八
八山旅館.....	四

小引

「東方女吉普西 (Gypsy) 之歌。」

這是日本人給與「放浪記」的評語。

真的，這是女吉普西之歌。作者林芙美子女士，在寫作這「放浪記」的以前和當時，她完全過着漂泊無定的生活。她自己曾說過「我沒有故鄉，」她一下生便隨着流浪的父母輾轉漂泊。她在小學讀書時，曾換過八個學校，這數字很雄辯地說了她流浪的過程。她的生父，在她很幼小的時候，便遺棄了她和她母親，所以她後來的父親是第二個，是一個小心翼翼的賣藥行商。

她在長崎，直方，下關，廣島一帶漂泊了多年，終於在廣島縣的一個小鎮尾道安居，在那裡讀完了高等女學校。尾道是靠山臨海的一個小商港，人口約有三萬，氣候溫和，風景秀麗，而瀨戶內海的許多小島嶼，和棋子一般布列在海面，尤為美觀。

這位女詩人的詩的涵養便孕育於此。她在高等女學校的時候便從事於寫作，而尤致力於日本古典文學的研摩。她的作品的造句最美，意境最深，據許多批評家說係得力於日本古典文學。她酷愛柴霍夫，常說柴霍夫是她心之故鄉。

她流浪的開始是爲追求一位畫家，由西部日本的一個小商港跑到政治，文化，商業的中心大都市東京。東京所給她的是現實的冷酷，是飢餓，是寒冷。她爲了自活，做過父親家近松秋江的婢女，做過小商店的女職員，做過洋囡囡工廠的女工，做過咖啡店的女招待，在夜市上擺過小攤子。可是，莫論她的生活怎樣苦，她沒有忘記過她的工作，她讀書，她寫作，她自費印刷詩集。可是社會上還是不理會她。

她被世人在意，應該從「放浪記」算起。「放浪記」最初發表於長谷川時雨女士等一群女人所編輯，所發行的「女人藝術」。每期發表一段，每一段描寫她所經驗苦難生活的一個段落，句句是從心底發出的哀鳴。幾百萬婦女每天受着這種苦辛而說不出，現在她替她們呼喊出來了，所以在日本讀書界引起了異常大的 *Sensation*。日本出版界的權威「改造社」替她印成單行本，一出版便銷了十幾萬部，於是「續放浪記」便接着印出來了。此後，最大的雜誌「改造」，「中央公論」登她的創作，最大的報紙「朝日新聞」請她寫中篇小說，前有「淺春譜」，後有「注蟲小僧」。後來她又遊歷上海和巴黎，視野感廣，作品亦感進，現在的日本女流文壇，毫無疑問地她成了最高峯。

這譯本，還是一九三〇年，我在日本廣島讀書之暇譯的。那時候，她還不像現在這

樣有名，若爲「賣銅鋪」計，翻譯這不爲我們讀書界所熟知的人之作品，實在是很愚笨的事。但我愛她這部作品，好像我愛伊薩多拉·鄧肯的「自傳」一樣，所以我譯了出來。

事隔六七年，看見這本小書再度與讀者相見，真不禁感慨係之。爰作介紹如上，以備讀者參考。

崔萬秋記一九三七年一月

關東文庫

文學類 一〇〇一

魯迅 故事 新編

○現已出版了

放浪記以前（作者的自傳）

在北九州的一個小學校裡，我曾學過這樣的歌兒：

秋夜漸深，旅情寂寥；

一人獨煩惱！

戀戀兮故鄉，依依乎父母。

我是宿命的放浪者，

我沒有故鄉。

我是雜種而矮小的人，

父親是四國伊豫人，綢緞行商；

母親是九州櫻島溫泉旅館的女兒。

因為和他鄉人結合成一塊了，母親被逐出鹿兒島，和父親落腳的地方是從前的馬關現在的下關。我最初吸收空氣，便在那個下關。

雙親不為他們的故鄉所容，所以羈旅便是我的故里。因此，流寓他鄉的我很冷清難

過地學了這「戀戀今故鄉」的歌兒。

八歲時，在我可憐的人生裡也孕下了暴風。

在若松拍賣綢緞，很積聚了一筆財產的父親，和從長崎海上天草逃來的藝妓阿濱搭成一塊兒，過了降雪的舊正月，母親便領着我從家裡出來了。

記得松若是非坐擺渡船不能走的地方。

現在的父親是複數。

他是岡山人，過於質實的小心和異乎尋常的投機心，是他的特質，人生的半部埋在勞苦裡。

我成了帶犢兒，和這位繼父同居以後，幾乎沒有住過家。無論到那裡去，都是住管房不管飯的小店。

——爸爸不喜歡家，不喜歡家具。……

母親這樣告訴我。

因此，懷着人生到處皆小店的追憶，把山河之美也不知道，爲繼父和母親所領着，流轉着行商把九州一圈全轉遍了。

我得到叫做小學校的那個遊戲場，是在長崎。

從名叫雜穀屋那個小店裡，穿着那時流行的所謂「改良服」，到南京町附近的小學校去上學。從此開始，佐也保，久留米，下關，門司，戶畑，折尾，順着這個次序，四年之間，轉了七次學，親密的朋友，我一個沒交成。

——爸爸，我已經不想到學堂去了。……

迫不到已，我決然把小學校一脚踢開了。

那正是移住到直方炭坑鎮上，我十二歲的時候。

——芙妮兒也該叫她賣點兒東西了。……

到了叫她閒着有些可惜的年齡了。

直方的街上，早晨也好，黃昏也好，天空總帶黑色。

因為水是砂漉過的鐵分多的水，所以舌頭要卷起來似的澀。落腳到大正町的名叫馬屋的小店時是在七月。父母照例是把我丟在小店裡，借一乘行李車，把毛紗類（譯者註：係譯西班牙語之Zedra者。伸縮自在之一種毛紗。）襪子，新洋紗，腹帶等物，不解包地放在車上，父親拉着，母親推着，到炭坑呀，陶器製造所呀去行商。

初會的未知之地。

我把三個銅子兒纏在腰帶裡，到街上去。

既不像門司的街有活氣。又不像長崎的街美麗。更不像佐世保的街，女人那樣美。夾着骸炭滿地的道路，「煙黑」的房舍，作不透明的欠伸。

粗果子舖，饅頭舖，舊貨舖，出賃被褥舖，小酒館，簡直是行李列車。那店前面，與街上走着的女子正相反對的，不健康的女人們，兩眼鋒銳。

在七月的炎熱的日光下走着的女人，只穿着弄髒了的裏裙和沒有袖子的襯衣。

一到黃昏，背着鐵鍬的女人呀，提着空畚箕的女人之群呀，三三五五，哄笑而去。

「噯對啦」的曲子，正在流行。

我那三個銅子兒的零用錢，消費在「雙兒美人」的小冊子和兩個水饅頭上。

不久，我不上學的代替事起，到須崎町的粟粃籽工場（譯者註：粟粃籽是炒小米做的點心。）去每大貳拾參錢。我記得那時攜着箆籠去買的米，確是拾八錢。

夜間從近出借書籍的舖子裡，借到「腕之喜三郎」，「橫行的福島正則」，「不如歸」，「晚娘打孩子」，「漩渦」等書來看。

從那些故事裡我拾了些什麼呢？愛結局大團圓的人所喜好的一向情願的空想，和英

雄主義及感傷主義把海綿似的頭腦浸透了。

我的周圍是從早到晚都談着金錢的。

我的唯一的理想是願爲女暴富人。

每逢陰雨連綿父親借來的行李車爲雨所侵，早晨晚上全是南瓜和乾飯，一端飯盤，便覺寂莫。

這小店裡有一位通稱神經病的坑夫出身的狂人住着，店裡人說是被炸藥所碰，成了傻子的人。

他每天早晨很早地和街上婦女們一塊兒去推輕便車，是性質溫和的狂人。我常託這位神經病代我捉虱子。

他後來當支柱夫發了財。

其他有從島根流落了來的說書的鑲眼的男人，有兩對當坑夫的夫婦，有賣蠟汁酒的商人，有缺乏拇指的淫賣婦。是比大馬戲還有味的集團。

——她說是被輕便車軋掉了指頭那是謊話，大概是被什麼人割掉了罷。……

馬屋的老闆娘子擠着一隻眼不懷好意地笑着，這樣對母親說。有一天我和這無指的

淫賣婦一同到洗澡堂去。

骯髒而青苔滿地的黑暗的澡堂。

繞腹成圈，在肚臍那裡吐着紅舌的蛇形刺青的女人，我在九州最初遇見這個可怕的女人。

我們因為是小孩子，所以能深切地正視那微帶青色的蛇之刺青。

在小店裡住的夫婦，大抵自炊，不自炊的也是買了米來請店主代煮一下。

是在八月。

在炮烙般熱的直方的街頭，喀吉沙（譯者註：託爾斯泰著「復活」中女主人公之名）的肖像招牌出現了。

是外國女兒頭上覆着毛氈，在大雪紛飛的車站上，叩火車之窗的圖。

於是不久，那髮向左右分的喀吉沙式頭髮便流行起來了。

喀吉沙可憐哪，怎禁別離苦。

趁這淡雪未化時

向上帝 祈禱罷

可懷念的歌兒。令人喜愛的歌兒。

在這炭坑街上「喀吉沙」之歌突然滲透了。

俄羅斯女子之純情的愛戀，我看罷電影回來，變我非常感傷的了。除了「浪花節」外沒有到別的戲園子去過的我，一個人偷偷地去看了喀吉沙那齣電影。

一時因喀吉沙如入夢境。

買石油去，在開着白夾竹桃的廣場裡，和街上的小孩子作喀吉沙戲和炭坑戲。

所謂炭坑戲者，女孩子裝着推輕便車，男孩子一面唱着「炭坑節」，一方面掘着土往前走。

我音很潑辣的。

作了一個月的工。和粟粳籽工場的「二十三錢也」說了聲再見，便把父親販米的錢貨扇子包在鼠灰色的包袱中背在肩上，渡遠賀川越隧道，到炭坑的社宅或坎夫小屋去行商。

炭坑街上，形形色色的行商人全混進來。

——真熱得受不住啊。

對我沒這樣親熱話的伙伴有兩個。

松姐兒，這個從香月來的賣粗果子的，可愛的十五歲的少女，可是不久便被賣到青島去了。

弘哥兒，是乾貨店的小徒弟，十三歲的少年，他的理想是願爲一個坑夫。

他說：「吃了酒把十字鍬高高地一舉，別人便害怕，街上的連鎖劇也能够看。在月亮出來的遠賀河畔，我聽着弘哥兒的話回來了。」

那時節所謂「均一」一句話很流行。

我的扇子也是均一賣，價拾錢，鯉魚圖呀，七福神，富士山，骨頭堅硬的東西有七把。每日平均賣二十把左右。

比較綠色塗抹已褪色的社宅夫人，倒是坑夫窮人街上，扇子賣得快。

其他尚有叫「喇叭窮人街」的，一座房子裡住着十家的朝鮮人街。

在破蓆子上，剝了皮的洋葱似的小孩們赤身裸體地一塊兒玩。

炎威烈烈的天空之下，掘開了的土張着大口，噙咕噙咕……雷似的輕便車音在遠處。

得見。

一到午餐的時間，截住從材木搭成的蟻塔似的坑道口湧出來泡沫似的坑夫們，出賣扇子。

坑夫們的汗淋漓如水 不對，如黑錫。現在一挺身睡在自己掘開的石炭土上，嘴裡囁唸囁唸地簡直和金魚吞空似的。

是類人猿之群。

美麗而光耀的是十字鋏的尖光。

只動彈着的是舊式的畚箕。

一吃罷午飯從四處傳來的是「喀吉沙之歌。」

不久瓠瓜花似的角燈之光在地上發亮，警笛嗚嗚地響。

離鄉背井時，肌肉溫如玉。……

雖是沒有甚麼深意的歌聲，但一望那茫茫的石炭土之山，不由人一陣心傷。……

扇子賣不動了，我便步行着賣一錢一個的帶餡子的麵包。在到炭坑去的小一里的道上，我常在休息時抓着吃。

父親那時因為買賣上的事和坑夫打了架，用手巾把頭包住，縮在家裡不出去。

母親在多賀神社的旁邊開賣香蕉的小攤子。

無數的從車站滾下的是坑夫之群。

一堆若干的香蕉比較賣得很快。

把麵包賣完將籃子放在母親旁邊，便跑到多賀神社去玩和許多的女人男人們在一塊兒，我也向馬之銅像祈願。祈禱有好事來臨。——

每逢祭多賀神時，一定降雨。許多擺攤子的商人們，在車站的簷下或多賀神的廟內，來來往往地仰視上空。

十月，炭坑……。

街中和捏住鼻子似的安靜下來的時候，只有從炭坑來的坑夫們殺氣騰空地有活氣……，好苦啊！

我把這樣的歌子也學會了。

炭坑的……，是家常便飯，坑夫們爽爽快快地到別的炭坑去。每遇這樣的事，他們除的街上商人的眼，便被抹殺了，所以大家輕易不肯賒賬給坑夫們。

可是都說以坑夫爲對手的買賣簡捷容易做，很快愉呢。